

下山茅

著遺平東邱



版出店書奮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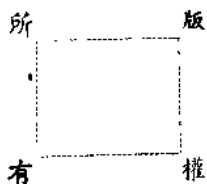
茅山下

邱東平

遺著

高斯

木刻插圖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

出版

茅山下

作者

邱東平

出版者

韜奮書店
蘇皖邊區第一分區

發行者

韜奮書店
蘇皖邊區第一分區

印刷者

江海導報印刷廠

* 定價每冊六元 *



像 遺 者 作

序

東平同志犧牲了。至今四年有餘。在他死後，黃源同志把他的遺作茅山下交我保存，我認為我是有這義務的；可是一接受以後，却又成為我精神上的一種負擔。因為最近四五年來，大部分時間，我是在戰鬥部隊中生活着。每一遇到激烈的戰鬥，我就惟恐在戰場上遺失。因此，我幾次想尋得一個機會把它印出來，但始終未能如願。這樣，就把它放在圖集中，帶着在大江南北奔跑，一直至抗日戰爭勝利了。

現在這本書畢竟獲得出版的機會，這是東平同志的勝利，也是我們的勝利。回顧當年東平同志隨着我們這支人民的軍隊——新四軍的先遣支隊最初深入江南敵後茅山下的時候，那被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所遺棄的江南人民，在日寇蹂躪下，蟻子似的生活着。他和無數的戰士，帶着一顆為人民服務的赤誠的心，在敵寇嚴重的清剿中，和敵人進行浴血苦鬥；另一方面由於我們這支人民的軍隊剛從人民中生長起來，本身還存在許多弱點，以及幼稚的地方。因而同時也就隨時和自身的弱點作鬥爭，在不斷克服弱點中求得自己的進步和提高。東平同志一向就以這樣的態度生活着，戰鬥着。因而作為文藝戰士的他，也就忠實地反映了那時的現實。雖然從今天看來，我們的軍隊，已經廣大，強壯，我們的國土和人民已經獲得解放。這和當時的現實，截然兩樣。可是今日的勝利，却

是由最初那樣幼稚，與摸索，逐漸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最近為了實現和平，我們這支人民的軍隊，又忍痛從解放了的江南的國土轉移，和茅山下八年患難相處的人民告別了。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又將捲土重來。那麼，東平同志這本遺作出版，讓讀者們從現在看看我們的過去和將來；同時又讓讀者們從現在看看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的過去和將來。我想，這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至於東平同志在創作上的成就，及其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已經從他十多年來的鬥爭歷史和創作生活做了顯明的告白，並且最後由於他的壯烈的犧牲和他的遺作寫下了光榮的結論。

過去十多年中，我是以學習的態度和他親近；今後也還是以學習的態度，踏着他的血跡前進。此外，我也就沒有什麼話說了。這不算序。聊作我的一點讀後感而已。

冰 山

一九四五、十、十五。於黃橋軍次

目 錄

| | |
|-----------------|----|
| 把三八式槍奪過來····· | 一 |
| 王凌崗的小戰鬥····· | 三 |
| 逃出了頑固份子的毒手····· | 八 |
| 友軍的營長····· | 一三 |
| 兩個靖江青年····· | 一六 |
| 溧武路上的故事····· | 一九 |
| 茅山下····· | 二五 |

把三八式槍奪過來

李安邦是從直溪橋敵人燃點光榮反逆來的民族勇士，是誰都知道的了。

李安邦所領導的這個反正過來的部隊，現在已成爲了抗戰中的一個小小的很精彩的部隊，在襲擊敵人的行動上，表現了他們驚人的勇猛。

下面就走他們襲擊直溪橋日本兵的故事。

五月三十日上午，大約十點鐘左右，直溪橋那狹窄的街上，照例很熱鬧，日本人在新河進行了新的燒殺，又澈底毀滅了延陵，要使中國老百姓離開中國軍隊勢力範圍內的市鎮，這樣來繁榮直溪橋，到處是花格子布，京洋式的商號旗子在屋頂上飄揚，直溪橋快要變成日本市鎮了，只可惜中國人還沒有馴服，日本皇軍洋洋得意的氣概，如果稍一疏忽遭受了中國軍隊的襲擊，就要變得很狼狽，像螞蟻一樣的死於塵埃。

這裏，便來了五個中國的便衣勇士，他們的名字是羅士明，邢永昌，馬德生……羅士明是班長，他個子很高大，面孔有些麻，兩眼太敏銳了，又恐怕引起人家的注意，於是稍微眯着，像貓一樣！他們潛入了直溪橋，羅士明在西街，邢永昌在北街，馬德生在東街，還有其他的兩個，並不離開很遠，大約每人相隔四十米左右。

他們過去在直溪橋混得很久，特別是羅士明那麻子，是全直溪橋的人都認得的，羅士明不斷的移動站立的地位，盡量避免和人家交談，不時低下頭來，恐怕有人向他致敬禮。

他們等候了一個多鐘頭，等不到一個日本兵，五個人慢慢的鬆懈下來，變得無聊的樣子，邢永昌

年紀最小，他有點性急，走過來偷偷的對馬德生說：

「壞了，這一次恐怕要……恐怕要空着手回去了。」

「問一問羅士明去吧！」馬德生也有點不耐煩。

他們向西走不到五步，清楚地望見了四個日本兵背着三八式槍，在挨着羅士明的身邊走來，羅士明只有一個人，要發急了，邢永昌和馬德生打算上去幫助，但他們知道一定得不到羅士明的同意，因為他們離開自己的崗位。

羅士明選擇了最後一個日本兵，用駁壳槍向他射擊，但不行，那駁壳槍打不叫，再開，還不行，原來那支槍已經壞了，可巧日本兵仍未覺察，羅士明只好衝上前去，和日本兵進行搏鬥，兩個人扭成一團。羅士明比他的對手來得壯健，終於把三八式槍奪到自己手中，用三八式槍把對手擊倒下來！

街上突然現出極度的騷動，前面的三個日本兵像狂瘋似的發生出奇怪的叫聲，他們亂跳亂竄，用兇暴的目光注視兩邊的羣衆，要找尋戰鬥的對手，邢永昌開始射擊了，——羅士明用三八式槍擊倒那個日本兵之後，這槍聲聽來是連接着的，嚴重的戰鬥局面立刻展開到四十米遠以外，但其餘的三個日本兵逃得太快了，邢永昌和馬德生向着他們背後猛追，沒有把他們擊倒下來，祇打傷了一個日本兵的手。

目標已經暴露了，五個勇士隨即走出了直溪橋，二十五個日本兵，用四挺機關槍的密集火力向着他們背後發射，然而沒有擊中他們，就是馬德生的肩膀受了點微傷！

【一九三九、六、二。】

王凌崗的小戰鬥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獨立支隊的戰鬥報告

寫了一篇簡單的報告書給劉主任，——隊伍剛剛從鎮江行動過來，有些疲勞，決定一個上午的休息。我偷一點空到莊湖頭去找一位農民同志，他好幾次碰到我，說預備了一雙鞋子給我，無論如何要我到他家裏去坐坐。這回宿營地距莊湖頭只半里，再不去就恐怕沒有機會了。——這是廿二日的早上，因為那農民同志太客氣，留了我吃芋頭，在他的家裏化了一個半鐘點，回到團部來是九點一刻——這時候還沒有什麼情況，接到王凌崗橋發現敵人的報告是九點卅分的事。

在從莊湖頭回來的路上，碰到一位通訊站的通訊員，他是從王凌崗那方面來的，他只告訴我，黃土莊的一位農民同志托他帶信給我，無論如何要我到他家裏坐坐，——這裏的農民同志大概總是這個樣子，他並沒有告訴我王凌崗橋發現了敵人。

忽然一陣驢子的痛苦的叫喊，接着是驢和馬打起來的聲音，小鬼們也亂叫亂喊起來，原來是獨立支隊的支隊長來了。支隊長和馬和王主任的驢子打起來，驢子爬在馬背上，咬住了馬的頸項，馬不能抵抗，夾着雙眼，只得惶急地蹶着那驢子團團的亂轉。兩個飼養員氣得亂跳亂叫，我們許多旁觀的人一面覺得有些驚險一面哈哈的大笑起來，化了半天的工夫好不容易才把驢子和馬分開來，人羣也慢慢散開，嘴裏說的驢子，馬的故事，耳朵裏聽的也是驢子，馬的故事，——陳×同志，那個胖子又趁着機會誇耀起他的驢子來，什麼雙耳是直豎的，腳蹄子又像個什麼，羣衆紀律又好，從來不吃老百姓的稻田，而且不打架子，句容南鄉的一位王先生曾經出八十塊錢要買他的驢子云云。這樣哄笑了好久我們才

把注意力集中到今日的情況，問清了王凌崗橋方面發現的敵人。

據說王凌崗橋方面的敵人是來自寶環的，人數約一百多，昨夜到了東和，今早天未亮從東和南下到達王凌崗橋，還有來自丹陽的兩百多，到達香草的時候分成兩路，一路沿香草原南下，一路向柳茹方面進襲。這時候延陵方面還沒有什麼消息，延陵方面發現敵人還在三十分鐘以後。獨立支隊的住地就靠近王凌崗橋，已經幹起來了，鬼子的重機關槍和小鋼砲的吼聲都聽見了，獨立支隊的炊事班，文書，小鬼，這個不參加戰鬥的小隊伍已經斷支隊長開到我們團部這邊來。段團長下了命令，叫×連向柳茹方面警戒，×連掩護非戰鬥隊伍到北岡，×連在團部近側待命，各連部都準備着戰鬥。

我們看了×連的陣地，回到宿營地左前方的高墩上來，清楚地望見五里外彭塘方面的小山上敵人的哨崗，正在和柳茹方面的敵人作旗語。延陵街上的屋頂也豎起太陽旗來了，他們是來自直溪橋和珥陵的。——這是一個很小的土墩，上面有很久以前做好了的工作，二連長，連副，劉營長，楊副營長，還有段團長，王主任，團部的通信員都在這裏，幾乎把一個土墩全擠滿了。段團長拿着鏡子在觀察延陵方面的情况，一句話也不說，對於營長，副營長，通訊員的報告都不發出任何詰問。柳茹方面的老百姓像潮水似的往東跑，香草河畔的槍聲時而緊張時而緩和，從獨立支隊方面來的通訊員不斷的報告王凌崗方面的戰況，敵人此刻還是被阻遏在橋的東邊，他們受了獨立支隊的麻雀戰術的攻擊，竟至放棄了過河向北岡方面包抄我們後路的意圖，終於來白寶環的那一路也開到柳茹方面和香草原東岸的敵人作了匯合，於是戰鬥的重心顯然要移向×連以及團部附近的陣地上來了。

這已經是上午十一點時分了，猛烈的太陽把我們晒得滿頭是汗，準備戰鬥的預備隊一小隊一小隊的疎散在柳茹蔭下——×××的指導員陳×同志，那個胖子，白色的草帽掛在背上，滿面通紅，他離開了他的騾子，像離開了愛人似的沒精打采起來，他套騾子到現在不曉得有多少時候，但關於騾子的

智識他比任何人都要豐富些，每每看到他有意無意的動員了很多的人集中到他驢子的周圍，比脚劃手的評論，自己站在旁邊很滿意的傾聽着，結果把這些人所發揮的偉論都總結起來，作為自己的智識，教別的人怎樣來賞識自己的驢子。當他騎着驢子跑在我的前頭的時候，他總愛對我這樣說：「東平，跑快一點呀！」一離開了他的驢子就落在我的後面，這時候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着：「我是游擊戰隊出身的，我過去一天至少要跑一百二十里。」

我和陳胖子一道，總要找點時間說笑話，那怕是情況最緊張的時候，——半個鐘頭之後得到報告，延陵方面的敵人正在向西移動，有進佔九里，對我們形成總包圍的企圖。於是段團長叫劉營長帶了一班人到九里鎮去佔領陣地，王主任，陳胖子和我都隨着這一個班來到九里。

我們預備在九里給敵人碰一個大釘子，叫他們向莊湖頭方面圖謀進取，以陷入我們×連的火網，——在九里東面的洋橋邊，我們佈置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伏擊，——獨立支隊在王凌崗橋和敵人整整開了半天的火，陳同志那胖子歎息着：

——怎麼攪的，我們的游擊戰變成陣地戰了，這還要得嗎？

現在他來參加這個伏擊的佈置，自覺特別滿意。我們的嘴裏唸着戰術的三原則四特性，此刻正要來發揚這伏擊性的時候。

我曾經在延陵九里一帶工作了半年的時間，現在用自已很熟悉的九里鎮作為和敵人戰鬥的場所，我十二分的表示歡迎，——我們在河邊的高墩上，用鏡子向延陵的來路窺望，只見一片金黃色的稻田，看不到敵人的半個影子，使我們鬆懈起來，竟有人提議到街上坐坐茶館再說。街上擠滿了人，要從街上通過都不容易，但我們的影子在街上出現之後，他們覺悟到戰爭迫在眉睫，轉眼間所有的商店都關起來，一大半的人都自動的疏散到九仙和大路頭方面去了。

一個機關槍架在一個長着高粱的小小的土墩上，對正着那高高的洋橋，——戰鬥班報告從延陵來的敵人已在半里外，他們走的規規矩矩的一路縱隊。蔣莊方面的洋橋上，段團長帶領的二個班正在過橋，無形中作了一個很好的配合，——望九里進襲的敵人只望着蔣莊洋橋上的隊伍，而且開始跑了。意思是要和段團長的兩個班爭奪九里的陣地，看那個先到九里。

指導員王孝鳳同志，那年輕而漂亮的浙江人低聲地這樣叫：——敵人就在前面了，機關槍要對準洋橋，……

射擊要準呵，槍一響無論如何要看他們從橋上往河裏滾！副連長這樣叫。

那機關槍的射擊手開始了對洋橋作瞄準，他是一個老於開機關槍的班長，長的個子在那疎落的高梁下和槍關槍構成一條直線，機關槍在他的手裏像一隻預備猛撲的淨淨兇惡的狗，然而十分的柔順和馴服。

副連長大約因為對敵人的行列過度注視的緣故，把眼睛弄花了，他竟然神經質地提出一個令人迷惑的疑問。

——同志們，這到底是一個什麼隊伍？是東洋鬼子，還是我們的部隊？

有個別同志的確為這疑問所鬆懈，甚至這樣附和着：

——真的，不要發生誤會呀，先派一個老百姓去看看去！

我，王主任，陳同志那胖子這時同聲的叫着：

——你們不要發瘋，那裏來的自己的部隊？把槍口對準，預備着放！堅決的放！

然而戰鬥像一條繩子，當最緊張的時候竟突然中斷，——我們的背後來了一連的兩個班的預備隊，是從蔣莊方面來的，他們不明白我們在九里洋橋的部署，匆匆地趕來了，當敵人迫臨橋下的時候，

這個預備隊竟在我們的側方暴露了目標，完全破壞了我們的部署。

於是我們的伏擊成爲滑稽的計劃，——敵人停止下來，伏在對岸的河堤底下，開始用擲彈筒向預備隊施行攻擊，而我們只好氣得目瞪口呆，面面相睹。

擲彈筒猛烈吼叫，一陣陣的黑烟和塵土從我們的近邊緊壓着來，左側方的預備隊，已經在墳場上隱伏下來，高粱下的機關槍以三支步槍作掩護對着洋橋扼守，——敵人再不過橋了，要把敵人一下殲滅已成爲不可能了。

我和陳胖子離開了洋橋的陣地，走進了九里街上，遇到了劉營長，打算用一個排迂迴到九里的南邊，向北進擊，使洋橋東邊的敵人脫出死角，然後加以消滅。但爲了修戒寶壩方面的敵人，抽不出這一個排，——而洋橋東面的敵人已開始回原路撤退了。

這個戰鬥弄得我們腳蹩手癢的，十分的不滿足。

——媽的準備下次再打呵。大家都這樣說。

離開九里是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

(一九三九，一〇，五。)

逃出了頑固份子的毒手

——特團特務營政治工作人員錢一清同志的報告——

我被派到特務營工作，是特務營營長馬峯及其全家被莊梅芳反共份子慘殺的前一禮拜的事。我本來是政治部派到猛團工作的工作隊中的一個。

莊梅芳——鎮江縣長有一次到猛團團部來，我會經會見過他。

記得他當時對段團長說了這樣的話：

——噢，說到陳司令，他的人格之偉大，學問之淵博，真是那一個不拜服！對於整個新四軍，這樣的吃苦耐勞，不斷的打擊鬼子，誰也不否認他是一個最好的軍隊！但新四軍領導下的地方武裝，那就不敢恭維，他們簡直是很壞。

——是的呀，因為我們所領導的地方武裝會打鬼子，譬如延陵的地方武裝自從成立到現在只七個月，七個月中打了大小三十一次的勝仗，捉到鬼子，繳到鬼子的馬，使正規的部隊都要愧死，又如特團在鎮江所組織的特務營，他們襲擊淖澤的鬼子，屢次破壞從鎮江到塘橋的公路以及從鎮江到句容的公路，鎮江西門外的十里長山，本來是漢奸和土匪的巢穴的十里長山，從來沒有一個部隊在那里站得住的十里長山，現在我們也可以自由活動，成爲打擊鬼子消滅鬼子的場所，誰能否認地方武裝在抗戰中的作用呢？現在只有鬼子切齒痛恨這些地方武裝，我們却可惜這樣的地方武裝太少了。問題倒在地方武裝壞不壞，而是如何去培養他們，幫助他們，領導他們，使他們好好的發展，成爲抗戰的力量。——段團長立即加以反駁。

很奇怪，不僅莊梅芳發出這種論調，別的地方的某些人都一致這樣說，而且說的是一模一樣，簡直是通過電，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個綱領似的。

那時候誰也想不到莊梅芳是代表反共份子提出了他們的行動的口號——那就是：你們新四軍所領導的地方武裝很壞，我們要開刀了！

反共份子處心積慮要破壞丹陽鎮江一帶的抗日民衆武裝，他們說：

——你們跟新四軍跑，前途黯淡得很，我們不久要大殺共產黨，那時候你們要洗也洗不乾淨了！或者：

——我們現在打算成立一個武器精良，給養充足的正規的獨立旅，我看，你們如果編進來的話，起碼就是一個團了。

他們好像推一個大石塊，推得動，扛着跑，推不動，只好看看，覺得沒趣，就不再想去動它。

然而不動他又怎樣呢？不動它，那就要失業，——他們是反共的職業者！

於是還是動，豈但如此，而且要開刀了。

然而特務營並不是一個地方武裝，而是特闖在鎮江三區所組織的正規的隊伍。然而也要開刀了。莊梅芳臨走的時候又對段團長說：

——我要到江北去了。你們新四軍團團頭殺了日本的軍車，鐵路上很緊張，不曉得能不能通過呢！

我就是莊梅芳「到江北去」的那天，被派到特務營去工作去的。

特務營第三連的一個排駐在西羅，這天晚上，突然開來了一個隊伍，把這個排包圍起來，繳了械，把連長倪俊以及整排的同志都綁了去。

他們只是解下第三連同志的彈藥帶，又退出了槍膛裏的子彈，槍還是交給原來的人去搆。不想其中有幾位同志的口袋裏還有子彈，他們偷偷的把子彈弄進了膛，突然兵兵兵兵的打起來，騷亂間飛機逃回了一大半。不過倪俊還是被帶走，被押到縣政府的特務隊那邊去了。

我對馬營長說：

——嚴重的教訓這些反共份子一番！

全營同志都對馬營長說：

——給他們個嚴重的回答吧！

這是鎮江縣政府幹的，爲了遲重我們的政府，爲了鞏固內部的團結，我們却輕易不能動武！——馬營長顧全大局的意見說服了我們。

我們一向向縣政府提出抗議，一面報告上級，豈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五月二十七日那天的下午，竟爆發了馬營長及其全家被殺的嚴重慘案！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九月二十七日的早晨，馬營長接到一個片子，那片子這樣寫着：

馬營長我兄勛鑒

茲有要事面商請于是日下午到張村一談謹具薄席相候前被縣政府繳去之槍縣政府即將發還貴部我兄儘可放心也

談朝宗 九月二十七日